



【底层行走】

高房里的灯光

□张刚

村里出了个大学生的消息，像一声惊雷在村里炸响了，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，村里走出了第一个本科大学生！后来也是村里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生，有关他读书的故事一直到现在仍然时不时地流传。

刚上小学的我，星期天跟着妈妈去地里干活时，她指着村西一户人家的一座高房对我说：“就是他们家的谁谁，考上了大学，他就在这个高房里读书，灯盏能点到天亮。”

后来妈妈带着我去村里一户人家串门时，站在村口高土台上，又一次指着这个高房说：“人家谁谁就是从这个高房里考出来的大学生，好好念书，你也给咱考个大学。”

西北农村所谓的高房，是一种非常简易的二层小房，一般都建在四合院的某个角上，下层堆放杂物，上面一层则是卧室。那个年代建筑材料有限，都是土坯子垒起来的，安全起见不能修得太大，卧室里盘一眼炕，就基本没多少空地了，但这个简易的二层小房子，是殷实家境的象征，对孩子们有着非同寻常的吸引力。

这是我们生产队里唯一的一座高房——而且是出了大学生的高房，自然成为村里人仰望的坐标。自从妈妈领着我，从远处指着高房说这里的灯盏点到天亮，这个读书的印象就深深地烙在脑海里了。油灯一盏，微光划破村里的暗夜，对我来说是一个想象中的场景，从来没有见到过，因为人家已经上大学了，完成了油灯下苦读的使命。一灯如豆发奋夜读，在妈妈三番五次羡慕的叮咛声中，这个想象中的场景，却比见到的更加真切。

高房里走出来的大学生的父亲，是村小学的老师，是村里少有的知识分子，慈眉善目，但是对学生管教非常严格，对调皮捣蛋的学生打板子是免不了的。听母亲说，这位老先生，当年是自己挑着一担吃喝，步行六七十里山路去县城读书，如此辛苦攻读多少年，通过考学当上了老师。他走在路上，人们都以崇敬的目光看着，甚至还要再叮嘱他：把我们家的娃好好管一管，要不听话不学习，就打，使劲打！

站在绕村而过的马路边，可以俯瞰村子全貌，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处高房。下地回家，便远远地眺望着它，甚至想象房间里学习的场景，那一定是认真、专注、穷尽时间、孜孜钻研的背影。高房里的那盏灯光，我从没见到过，我想母亲恐怕也没有见到过，但是，一束油灯点到天亮的场景，在每个父辈心中都点亮着。

高房四面都有小小的窗户，纸糊的窗棂，油灯淡黄温暖的光

束，在那个没有电灯的漆黑乡野熠熠发亮，这不正是如沉沉暗夜指引海上航船的灯塔吗？

高房里走出的大学生，后来又在村里响起一声声惊雷：考取研究生、博士生了……有一年春节回家，我在村口碰到他，穿着一身灰扑扑的棉衣，笑眯眯的，微胖的，脸圆圆的，看上去并没有丢掉朴实的农家人模样，一点儿架子也没有。

这让我很纳闷，怎么这么高身份的人，从高房里走出来的大学生，怎么没有一点儿架子呢？从心底就对他多了亲近和好感，更增加了对他的崇拜。

庄稼人对知识的崇敬和仰望，这一束光对一代代学童的吸引，正是我缠着父亲修一座高房的正当理由，可家里没有那么好的椽檩，也没有那个财力。父亲说，你考上大学了，买来好檩椽我就给你修一座。父亲一直这样说：你考上大学了，我给你买……看到别人穿上运动鞋了，我向父亲要，他说你考上大学了就给你买一双……

终于有一次是例外，我要上县城去读书了，向父亲要一辆自行车，他终于下定决心，将耕地的一头毛驴卖了，换回一辆28式大自行车来，从此就用这自行车驮面粉土豆，骑60里路去县城住校上学。

在读书的路上，我其实也走了很多弯路，少不更事，也有调皮逃学的时候，让父母一度伤心，父母盼望的自己家里走出一个大学生的梦想差点儿要破灭了，真不知他们是怎样坚持下来的，然而父母很少有抱怨，隐忍坚韧，大约是他们的坚守支撑着这点奢望吧。

关于读书考取大学，邻县全国闻名的“高考状元县”会宁，以“教师苦教、学生苦学、家长苦供”的“三苦精神”而闻名全国，现在学费渐涨，又加了一苦：“亲戚苦帮”，这不仅仅是会宁县的光荣传统，其实也是大西北乡村、不发达地区人们共同的现实写照。等走完考学之路再回望，那又是什么苦呢？其实是甜啊，这才是生活真正的香甜，就如在地里干活累的时候，远远地眺望这座高房，甚至是凝视着它，想象着自己早点干完农活回到书本前，正如暗夜行船，灯塔是希望和动力的源泉。

回到家乡，欣喜地看到，这座高房还在。现在看上去不再像童年记忆里那样巍峨高大，但是它的气质还在，气场还在。母亲当年带着我站立的、远远指着高房叮嘱好好念书的那个土台子也还在，风雨侵蚀但仍然是旧时模样，回乡在那里伫立，仍然向高房投以崇敬、感激的目光。

回到故乡，远远眺望、凝视这间高房——这座滋润、激励了整村人的精神灯塔。

【书里书外】

诗之絮语

□吴付木

“诗——/然而诗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？/针对这个问题/人们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。/但是我不懂，不懂/又紧抓着它不放，/仿佛抓住了救命的栏杆。”这是当代最为迷人的诗人之一，享有“诗界莫扎特”之美誉，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波兰作家辛波斯卡的诗句。

这样的诗人写下这样的感受，我读出了其对诗的敬畏，执着，深爱，以及谦卑……在辛波斯卡眼里，诗是“救命的栏杆”，所以“抓着不放”。换言之，诗是她的生命，是她的生命之存在方式。没有诗，就没有辛波斯卡。以诗人自居者鲜之又鲜，辛波斯卡也这样认为。因为，诗太神圣，太艺术，太高雅，太有思想。真正的诗人都是思想家，甚至是哲学家。这已被实践所证明。读辛波斯卡的诗，这种强烈的感受时时袭击着我。“哪里是诗！分明是思想的倾泻，是哲学的思考，借助诗的形式表达自己，表达对一切的看法……”

辛波斯卡这个名字，在我未触其诗选《万物静默如谜》之前，一无所知。老实说，辛波斯卡的诗不好读懂，有些艰涩。说白了，不是意象攫取你，而是抽象的思想与哲思。虽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选，数量不多，仅77首，但篇篇惊艳，放射着思想的光芒，沉淀着哲人般的思考。正因如此，读她的诗不宜求速，倏然而过，须慢慢品之。我读完诗集，辛波斯卡的名字就如“李白”一样好记而入心了。

《纽约时报》这样评价辛波斯卡：“她的诗可能拯救不了世界，但世界将因她的作品而变得不再一样。”这样的评说与反响，是每一个诗人、作家所期待的，也是终将为之奋斗的不竭动力。诗人、作家的使命就是唤醒人们沉睡的灵魂，而使生活更充实，人生更精彩，有价值，诗意而有滋有味。辛波斯卡有一句名言：“我偏爱写诗的荒谬，胜过不写诗的荒谬。”这既是她的理论诗语，又是她的行动遵循。你读她的诗，确有这样的感受，这也正是其诗难懂的一个有力注脚。她的诗作虽具有高度的严谨性与严肃性，但却拥有广大的读者。她的诗触及人与自然，人与社会，人与历史，人与爱情的关系。她既是孤高的怀疑论者，又是慧黠的嘲讽能手，她喜欢用全新的质疑的眼光去观看事物。

对辛波斯卡诗歌谙熟者莫过于翻译者。陈黎、张芬龄指出：“在其写作生涯中，她的题材始终别具一格：微小的生物、常人

忽视的物品、边缘人物、日常习惯，被遗忘的感觉。她敏于观察，往往能自日常生活汲取喜悦，以简单的语言传递深刻的思想，以小隐喻开启广大的想象空间，寓严肃于幽默、机智，是以小博大、举重若轻的语言大师。辛波斯卡用字精炼，诗风清澈、明朗，诗作优游从容、坦诚直率，沉潜之中颇具张力……她平易语言的另一面藏有犀利的刀锋，往往能够为读者划开事物表象，挖掘更深层的生命现象，为习以为常的事物提供全新的观点，教读者以陌生的眼光去看熟悉的事物。”读其77首诗，我对这段评说有极为真切的感受，不禁赞叹译者“点穴”之精准！辛波斯卡认为，诗人必须能够也应该自现实人生取材，没有什么主题是不富诗意图的，没有任何事物是不可以入诗的。她的诗确实完全体现了她这一理念的实践。我读其诗时，就有一种疑惑：辛波斯卡笔下为什么那么多零碎的被人忽视的意象（甲虫、石头、衣服、葬礼、定时炸弹……）？她对事物有敏锐的观察力，能将诗的触角伸得既广阔又深远。

那么，辛波斯卡的“诗的触角”又为什么“广阔而深远”呢？这与其阅读的书籍范畴极广有密切关系。她担任《文学生活》周刊编辑近30年，撰写一个“非强制阅读”的书评专栏，1967—1972年间，她评价了130本书，而文学以外的书籍占了很大比例。这么广泛的阅读触发了她多篇诗作的意念和意象。这对每一个作者、作家来说，是一个宝贵的警示！不读，不广泛涉猎，不深入研究、思考，不升华自己的思想……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作家、真正的诗人的！

2021年岁首，诗之讨论复推于“风口浪尖”。究竟什么样的诗是好诗？什么样的诗人堪称真正的诗人？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回答，可谓见仁见智，莫衷一是。媚俗？粗俗？纯粹？高雅？……很难有固定之绳墨。互相诋毁，互相吹捧，“捧喝”与“棒喝”都不足取。诗，距离大众也许比较远，但是，诗无处不在，生活中不能没有诗，人生不能没有诗意。诗的风格多样化，是不可避免的，也是应该追求的。但无论怎样，都要有诗的色彩，诗的味道，诗的意义，诗的价值，诗的美感。孔子“兴观群怨”不能丢！以诗人自居是很危险的，寡有诗意也是很可怜的。诗是崇高的，是不可亵渎的。诗也是大众的，时时浸润人们的心灵。”阳春白雪”与“下里巴人”，都应该欢迎。然怕的是二者的距离越来越远，如雾里看花，捉摸不定。中国是诗的国度。我们不惟愿成为诗人，但我们要有欣赏诗的眼光。

□昌子平

有您，
真好

□昌子平

春风，在即逝的寒冬中带来温暖和希望，您如春风，身旁所及皆是柳绿花红。妈妈，有您真好！

还记得那个大雪纷飞的冬晨吗？天色如同泼墨一般暗淡，大片大片的雪花纷纷扬扬从空中飘落下来，十分寒冷。街上白茫茫的，行人无不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口中哈出大团大团的白雾。早晨，我跟您闹了别扭，脸上写满不快，却依然要冒着严寒乘公交车上课。你望着窗外，皱了皱眉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随即便为我找来厚厚的衣服，灌好了热水。

我站在门口，虽然脸上依旧写着别扭，但心中气已消了大半。您看着我张了张嘴，仿佛想说点什么，但最后只轻轻说了一声“路上注意安全”。“嗯”我假装随意地应着，不敢看您那充满担忧的眼神，表面上虽只是轻描淡写，心中早已懊悔万分。

“呼——”刚打开一楼的门，刺骨的寒风就扑面而来，掀起了我的衣襟，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。“真冷啊！不过还好，妈妈为我找了件厚实的衣服！”话刚一出口，我就想起您为我找

衣服时的身影，您是多么细心啊！我迈着瑟瑟发抖的双腿，踏进雪地，每走一步雪都会发出“咯吱”一声，我的心也随着咯噔一下，充满了懊悔，不该一大早就惹妈妈生气，此时我多么想对您说一声对不起！

雪花在空中飞舞着、跳跃着，轻柔地落在我身上，却仿佛千万只无形的手，重压着我，也压着我的心。走着走着，我突然下意识地停下来，转过头望向家的那扇窗。那一刻，我竟看见您伏在窗口上遥望着我，那冻得发抖的手和凌乱的头发都写满了关切。

“哦！”原来您一直在目送着我离开！

泪水瞬间涌出眼眶，时间仿佛静止在这一刻，那些您关心关爱我的镜头萦绕在脑海中。爸爸是军人，不能常照顾家。从小到大都是您深夜起来为我盖被子，天不亮为我做早餐，我在外研学时收到一条又一条信息，这都是您对我的爱，生活中处处可见，但我却惹您生气，让您担心操心，真是不应该。

就这样，母女俩静静地站着，相互凝望着，虽是茫茫大雪，却又温暖涌上心头，脸上热乎乎的，全是幸福！